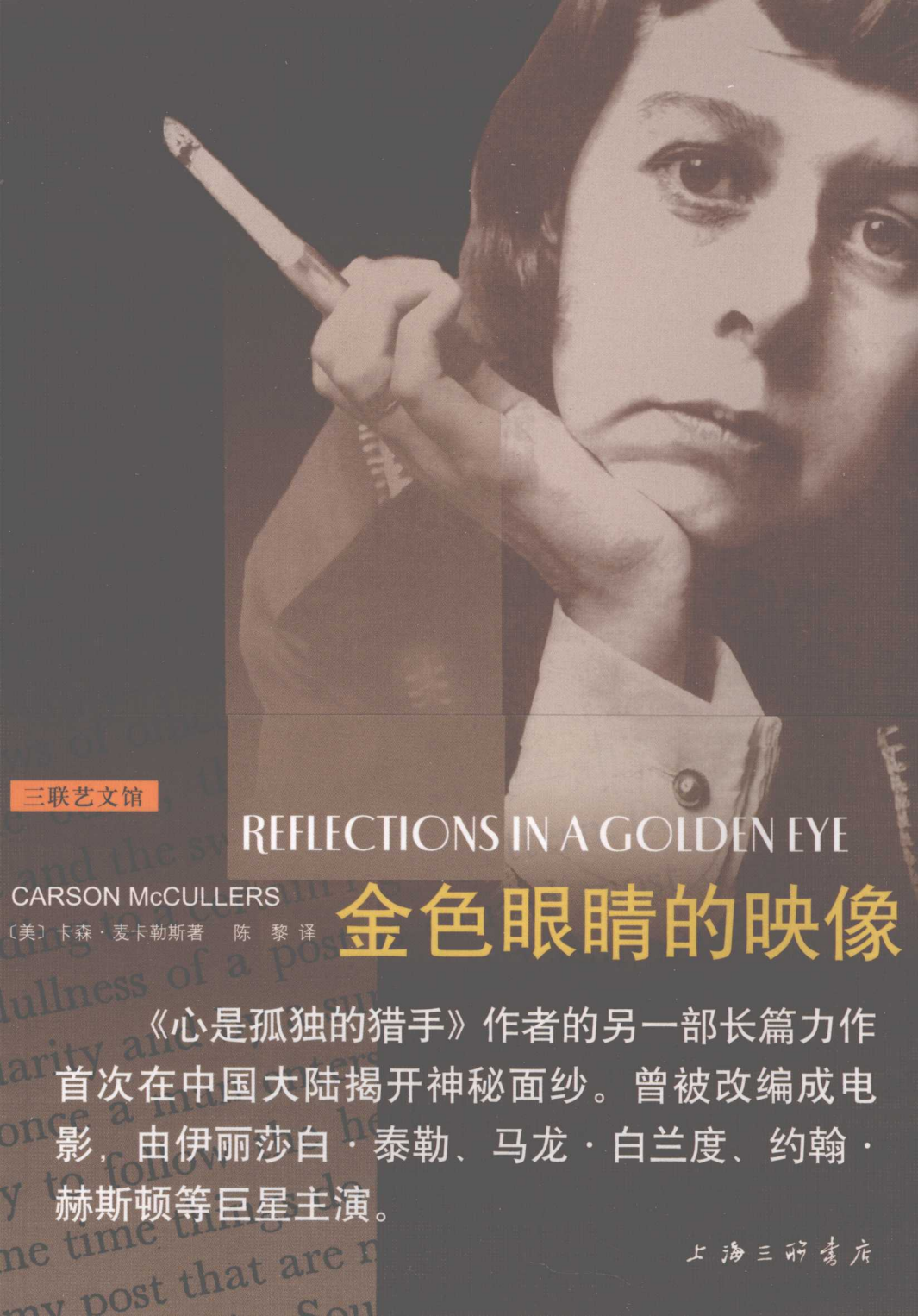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联艺文馆

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

CARSON McCULLERS

〔美〕卡森·麦卡勒斯著 陈黎译

金色眼睛的映像

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力作
首次在中国大陆揭开神秘面纱。曾被改编成电
影，由伊丽莎白·泰勒、马龙·白兰度、约翰·
赫斯顿等巨星主演。

上海三联书店



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

金色眼睛的映像

CARSON McCULLERS 〔美〕卡森·麦卡勒斯著 陈 黎 译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色眼睛的映像/(美)卡森·麦卡勒斯著;陈黎译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07.12

(三联艺文馆)

ISBN 978-7-5426-2366-9

I. 金… II. ①麦…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4547 号

金色眼睛的映像

著 者/[美]卡森·麦卡勒斯

译 者/陈 黎

责任编辑/黄 韬

装帧设计/鲁继德

监 制/李 敏

责任校对/张大伟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/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90×1240 1/32

字 数/100 千字

印 张/5

ISBN 978-7-5426-2366-9/I·291

定价:18.00 元

Contents

目 录

I	1
II	22
III	62
IV	108

I

和平时期的哨所是一个乏味的地方。不是没有事情发生，但是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，十分雷同。军事基地本身的总体规划让它显得更加单调——巨大的混凝土营房，一排排整齐的军官之家，每一间都和另一间一模一样，体育馆，教堂，高尔夫球场及游泳池——一切都根据刻板的模式所设计。不过，哨所的乏味主要是它的与世隔离和过度安逸造成的，一旦男人踏入军旅，他只需亦步亦趋就可以了。与此同时，哨所里偶尔会发生一些不太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情。南方有一个军事基地，几年前就发生过一起谋杀案。

这出悲剧的当事人有：两名军官，一位士兵，两个女人，一个菲律宾人和一匹马。

这起事件中的士兵是二等兵埃尔基·威廉姆斯。黄昏时分，经常可以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营房前人行道旁的长凳上。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，有两排长长的年轻枫树，它们清凉、精致和随风摇曳的树影装饰了草坪和人行道。春天，树叶是一种透明的绿色；炎热的月份，树叶的颜色加深了，色泽宁静。晚秋，它们是耀眼的金色。二等兵威廉姆斯就坐在这里，等待着晚餐的号令。他是一个沉默的年轻士兵，在军营里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。他晒黑的圆脸带着标志性的、戒备的无辜表情。他丰满的嘴唇红润，褐色的刘海铺在额头上。他的眼睛是琥珀和褐色的奇妙混合，有一种通常在动物眼睛里才有的无声眼神。一眼看去，二等兵威廉姆斯的姿态有点笨重和笨拙。然而这是一种错觉；他动起来时的敏捷和沉默如同野兽或是贼。士兵们经常被他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们原本以为是独自一人，却蓦然发现他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已经悄然地站在身边。

他的手很小，骨节灵巧，却非常强壮。

二等兵威廉姆斯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偷情，不赌博。在营房里，他不和人来往，在别人眼里他多少是一个谜。二等兵威廉姆斯把大部分闲暇时间消磨在哨所周围的树林里。这块保护区方圆十五英里，是一片未被破坏的原始森林。这里有巨大的原始松，各种各样的花朵，甚至还能看见鹿、野猪和狐狸那样害羞的动物。除了骑马，二等兵威廉姆斯对为士兵们提供的体育项目毫无兴趣。从来没有有人在体育馆或游泳池看见过他。也没有人看见过他大笑、生气或有任何痛苦。他的一日三餐健康而丰裕，他从不像其他士兵那样抱怨食物。他住的房间有长长的两列帆布行军床，大概有三十六张。这可不是一个安宁的房间。晚上熄灯后经常响起鼾声、咒骂声以及梦魇的呻吟声。但是二等兵威廉姆斯睡得很安稳，只是有时从他的床边传来棒棒糖纸的窸窣声。

二等兵威廉姆斯在军中服役两年后的一天，他被派到了上尉潘德腾的住所。这件事的过程

如下：由于二等兵威廉姆斯是照顾马的好手，过去的六个月他被遣去做马厩的固定杂役。上尉潘德腾给哨所的士官长打电话，正好很多马都被拉去演习了，马厩没什么活，于是二等兵威廉姆斯被挑中去执行这项特别的任务。工作内容很简单。上尉潘德腾希望他住所后面的树林能有一小片清理出来，以便日后安放烤肉架，他就能举行户外派对了。这项工作大概需要一整天。

早晨七点半，二等兵威廉姆斯动身去干活。这是十月温和晴朗的一天。因为他在林子里漫步时经常经过上尉的屋子，所以早就知道上尉的住处了。而且他对上尉的模样相当熟悉。事实上他曾经给上尉制造过一次意外。一年半前，二等兵威廉姆斯给他的中尉连长当了几个星期的勤务兵。某日下午，中尉接待了来访的上尉潘德腾，为他们上茶点饮料时，二等兵威廉姆斯不小心把一杯咖啡泼到了上尉的裤子上。除了这次事故，他还时常在马厩看见上尉，他负责照管上尉妻子的马——一匹栗色的公马，论外形，它在哨的所有坐骑里可以轻松地拔个头筹。

上尉住在军事基地的边缘，他的房子是一幢八个房间的二层抹灰小楼，与街上其他房子毫无二致，唯一不同之处它是最顶头的房子。草坪的两侧毗邻保护区的森林。房子右手唯一的近邻是莫里斯·兰顿少校。这条街上的房子面朝一块巨大平坦的褐色草皮，近来它才被开辟成了马球场。

二等兵威廉姆斯到达后，上尉从屋里走出来，向他详细地解释需要他干的活。矮栎和荆棘灌木丛需要清理掉，大树上低于六英尺的树枝需要剪掉。上尉指着距离草坪二十码的一棵高大的老橡树，示意清理到那里就可以了。上尉白胖的一只手上戴着一个金戒指。这天早晨他穿着到膝盖的卡其短裤，羊毛长袜及羊皮夹克。他的脸部线条分明，绷得很紧。他长着黑色的头发，眼睛是透明的蓝色。上尉似乎没有认出二等兵威廉姆斯，他用一种神经质和过分挑剔的态度发号施令。他告诉二等兵威廉姆斯，希望这个活今天能完成，他还说傍晚的时候他会回来。

整个上午这名士兵都在从容不迫地工作。

中午他去食堂吃了午餐。下午四天前他完成了工作。他干的活甚至超出了上尉指示的。那棵作为边界标志的大橡树的形状很不规则——朝向草坪的这一侧树枝很高，可以在下面散步；可是相反一侧的树枝却优雅地垂到了地面。士兵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剪去垂到地面的树枝。当一切都干完时，他靠在一棵松树上等待。他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，似乎乐得永远站在那里等下去。

“嗨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有个声音突然问道。

士兵刚才已经看见上尉的妻子从隔壁房子的后门走出，穿过草坪朝他走来。他看见了她，可是直到她开口和他说话，他这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她的存在。

“我才去了马厩，”潘德腾太太说，“我的火鸟被踢了。”

“哦，夫人，”士兵含糊地答道。他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她刚才的话，“怎么会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也许是哪头该死的骡子，也许他们把他和母马一起放进来了。我气疯了，所以来找你。”

上尉的妻子躺在草坪边上两棵树之间的吊床里。她穿着靴子，脏兮兮的呢制马裤膝盖处磨损得厉害，上身是一件灰色套头衫，即便是穿成如此，她仍不失为一个俊俏的女人。她的脸上带着圣母马利亚般的茫然的宁静，古铜色的直发在颈后盘了个结。她在那里歇息时，年轻的黑人女佣端着托盘走了出来，上面有一品托的黑麦威士忌，一只调威士忌的量酒杯，还有水。潘德腾太太对她的酒并不吹毛求疵。她一气喝下两杯威士忌，又紧接着吞下一口冰水。她没有再和士兵说话，他也没有再问她关于马的事。两个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。士兵又靠在了那棵松树上，直直地盯着远处。

深秋的阳光给草坪新铺的冬草洒上了一层绚丽的薄霾；在树叶不太茂密的地方，阳光甚至穿透了树林，在地面投下了金红的图案。可是转眼间太阳就无影无踪了。空气中透出一丝凉意，吹来一阵清风。是撤的时候了。远远地传来军号声，由于距离遥远反而清晰，在林中发出空洞的回音，余音袅袅，不知所终。夜晚近在眼前了。

就在此时，上尉潘德腾回来了。他把车停在屋前，然后立刻穿过院子检查活干得如何。他和妻子示意，又草草地和士兵打了个招呼，士兵在他面前松松垮垮地立了个正。上尉扫视了一遍清理过的场地。突然他打了个响指，嘴角挤出微弱生硬的冷笑。他淡蓝色的眼睛转向了士兵。接着他极其小声地说：“二等兵，那棵大橡树才是点睛之笔。”

士兵沉默地聆听他的评语，严肃的圆脸上表情没有变化。

“指示只是把地面清理到那棵橡树为止，”军官提高了嗓门接着说。他僵直地走回到那棵树前，指着被砍过的光秃秃的树枝。“大树枝垂下来正好作一个屏障，把树林其余的部分隔开，这才是关键之所在。现在一切都毁了。”上尉很激动，显得有些小题大做。独自站在树林里，他显得个头矮小。

“那么上尉希望我做什么？”二等兵威廉姆斯过了好一会儿才问道。

突然间，潘德腾太太爆发出一阵大笑，她放

下一只穿靴子的脚，摇晃起了吊床。“上尉想要你捡起那些被砍掉的树枝，再把它们缝回去。”

她的丈夫没有被她逗乐。“这儿！”他对士兵说，“拾些树叶铺在地上，盖住灌木丛被清理掉后的光秃秃的地面。然后你可以走了。”他告诫完士兵后就走进了房子。

二等兵威廉姆斯缓慢地走进暮色沉重的树林，收集落叶。上尉的妻子摇晃着，看上去就要睡着了。天空涂满了清冷的苍黄色，万籁俱寂。

• • • • •

这天晚上，上尉潘德腾的精神状态不佳。进屋后他径直去了他的书房。这个房间很小，原先打算设计成玻璃游廊，一头连着餐厅。上尉坐在书桌旁，打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。他在面前铺开一张地图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把计算尺。尽管做了这些准备工作，他还是不能专心工作。他俯在书桌上，双手捧头，闭上了眼睛。

他的烦躁一部分是恼人的二等兵威廉姆斯带来的。他看见被派给他的正是这名士兵，感到

非常不快。哨所里上尉所熟悉的面孔大概不超过半打。他对所有的士兵都抱着提不起兴趣的轻蔑。对他来说，军官和士兵可能属于生物学上的同一属，却属于完全不同的种。上尉清楚地记得泼溅咖啡的事故，因为他那套崭新昂贵的装束给毁了。这套西服的料子是中国产的重磅真丝，上面的污渍再也没能彻底地洗掉。（不在哨所时上尉一般都穿军服，而在有其他军官的社交场合他却常爱穿便装，他可是个衣着时髦的家伙。）除了这次不幸的意外，在上尉的头脑里，二等兵威廉姆斯还和马厩以及他妻子的马“火鸟”联系在一起——令人不舒服的联系。现在，橡树的错误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坐在桌边的上尉沉入了短暂而变态的白日梦——他想象自己撞见这士兵犯了某种罪，因此得以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。这幻想给了他些许的安慰。他从桌上的保温瓶里倒了杯茶，又陷入到其他更实际的担忧之中。

上尉今天晚上的烦躁有多种原因。他的个性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。他和存在的三个基本

元素之间的关系多少有些奇特——这三元素是：生命本身，性与死亡。在性方面，上尉保持了男性与女性特质的微妙平衡，他拥有两种性别的敏感，却缺少两种性别的活力。他是这样一个人，安于孤僻的生活，有能力集聚散乱的激情，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某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工作，某种艺术，甚至愚蠢的固执念头——比如尝试化圆为方，即做一个与给定的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——对这样的人来说，此种生存状态完全可以忍受。上尉有他的工作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；据说他前程似锦。如果不是因为妻子，他也许不会感受到这种根本的缺乏，或者说是过剩。和她在一起，他受尽了折磨。他有一个悲哀的嗜好：恋慕自己妻子的情人。

至于他与其他两元素的关系，那是相当之简单。在生和死这两个伟大本能的天平上，重量绝对倾斜到死亡的那一端。因此上尉可以说是一个胆小鬼。

上尉潘德腾算得上是一个博学之人。还是年轻的中尉加单身汉的岁月，他有很多机会读

书,因为其他军官回避去他在单身汉营房的屋子,也不三五结队地拜访他。他的头脑里塞满了精确的学术性的数据和信息。例如,他能详尽地描述龙虾奇特的消化器官或三叶虫的生命简史。他能优美地使用三种语言。他通晓天文,也读过很多诗歌。虽然上尉博学多闻,但是一生中他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过任何自己的想法。一个想法的生成需要两种以上已知事实的合成,而上尉没有勇气这么做。

今晚他独自坐在书桌旁,无法安心工作,但是他也没有费心思量自己的情绪。他又想到了二等兵威廉姆斯的脸。他回想起那天晚上隔壁的兰顿一家和他们共进晚餐。莫里斯·兰顿少校是他妻子的情人,不过上尉没有对此耿耿于怀。他突然记起多年前他新婚不久后的一个晚上。那天晚上他也是像今晚这样难受得躁动不安,需要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发泄出来。他开车进城,那里离他驻扎的哨所不远,他把车停好,在街上走了很久。那是一个晚冬的深夜。散步的途中上尉发现一只小猫在门口徘徊。这只小猫找

到了一处温暖的藏身之地；上尉弯下身听见它惬意地呜呜叫。他抱起小猫，感觉到它在自己的手心里颤动。他久久地盯着这张柔软温存的小脸，抚摸它温暖的毛。小猫的年纪很小，刚刚能张开它清澈的绿眼睛。上尉最后把小猫带走了。街道转角处有一个邮筒，他匆匆地扫视了一下四周，打开结了冰的信槽，把小猫塞了进去。然后他又接着散步。

上尉听见后门砰地响了一声，他离开了书桌。他的妻子坐在厨房的餐桌上，黑人女佣苏西正在帮她脱靴子。潘德腾太太不是一个纯正的南方人。她在军中出生和长大，她父亲退休的前一年就已经是准将了。她的父亲原籍是西海岸，但是她的母亲却是南卡罗来纳人。所以上尉妻子的生活方式足够南方化了。虽然他们的煤气炉边没有层层结着祖上留下的灰尘，也绝对谈不上有多干净。潘德腾太太还信奉很多南方的旧观念，比如一定要在大理石桌面上擀馅饼或面包，不然是不能吃的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有一次上尉被派到斯科菲尔德兵营，不得不把她现在正